

多桑教我的事

口述 / 蔡瑞峰 玉里慈濟醫院牙科主治醫師

看著父親認真為病患治療的背影，讓我從小就立定了當牙醫師的志向，希望在學成返家後能有機會為他分憂解勞，然而就在醫學院畢業前夕，父親卻遽然驟逝。之後，我雖順利完成學業並承接起診所業務，然而心中卻不免感到遺憾。去年，聽聞玉里慈濟醫院需要一位牙科醫師，在與張玉麟院長的懇談後，讓我瞭解到什麼是「守護生命、守護健康、守護愛」，也深切的體會行善和行孝是不能等的，於是決定來到玉里服務，要將過去的那份缺憾，轉化為服務偏遠的醫療職志。

出身日本東京齒科大學的父親，日治時期學成歸國後就以祖母



之名在台南市開設了「平安牙科診所」，記憶中的「多桑」（日語：「父親」），總是習慣站著看診，從早到晚十餘個小時都是如此，就連晚餐也是下診後才吃，這樣的堅持持續了數十個寒暑。問他為何要如此辛苦，多桑說：「多看一些病人，才能讓他們少痛一些。」這樣為病人著想的觀念，一直深深的影響著我，也讓我有了想為多桑分擔的念頭。

■ 受日本教育的「多桑」身影不但留在照片上，父親為病人認真治療的背影，也鐫刻在蔡瑞峰醫師的心裡，深深影響他的行醫態度。（蔡瑞峰醫師提供）

長大後，我很幸運的以第二志願考上了臺北醫學院牙醫學系，讓多年來的願望有了實現的機會。求學期間，為了從多桑身上學得更多的診療專業和經驗，我放棄了玩樂的機會，利用每年的寒、暑假回到家中診所擔任助理的角色，在父親的身上，我學到了一位醫師應該具備的專業和體貼患者的心。只是，父親學識涵養實在太豐富了，加上還有許多醫療技巧要學習，畢業前的環島旅行，我也主動放棄。雖然，和其他同學比較下，我失去了大學生聯誼與遊山玩水的樂趣，但是卻多了能和父親相處以及學習的時間。



畢業前一年的實習，我申請回到了臺南的陸軍八〇四總醫院，在整整一年的時間中，只要有空我都會趕回家幫忙，平均每天站在診療檯前至少每天十二小時以上，只有到了星期日才有半天的喘息機會。如此密集的日本式訓練，雖然相當的累，卻給了我比別人更多的臨床經驗，也更能體會經營診所的箇中艱辛。這樣的歷程雖然辛苦，卻讓我開始有了獨當一面的能力。所以當畢業前夕，遭逢父親驟逝的巨變時，我才有力量可以迅速的站起來，接手他以畢生心血經營的診所，繼續經營下去。那一年，我剛滿二十五歲。

記得多桑曾對我說過：「兒子一定要比爸爸強，一定要比多桑做得更好。」為了延續父親行醫的理念，我把這句話當成了個人的學習目標，雖然在我心中，多桑永遠是最棒的牙醫師，但是我不能輸給他。為了紀念多桑，我在診所內刻意不掛任何的牌匾，只有自己用毛筆所寫的兩行字，那就是：「子欲養而親不待，當思父親憶常在；承父之業、揚父之名，為人子責無旁貸。」我相信在行醫的過程中，沒讓他失望，雖然並不是最賺錢的醫師，但我確信自己是一位最認真替病患解決病痛的醫師。

一九八七年，為了小孩子的教育問題，我不得不暫時放棄熱愛的牙醫工作，和太太及兩個孩子舉家遷往了美國。在這塊陌生的土地上，過去的一切又重新歸零，幸好有過去訓練的基礎，讓我在遭遇

■ 蔡瑞峰醫師溫馨全家照。蔡瑞峰醫師在兒女長大後，決定回到生於斯、長於斯的臺灣再貢獻自己的力量。（蔡瑞峰醫師提供）



■ 重新回到醫療的崗位，蔡瑞峰醫師用心學習新的系統，也更認真的為病人看診。攝影 / 陳世淵

任何困難之際，都能咬緊牙關闖出屬於自己的一片天。一九九八年，因為母喪的因緣，我開始接觸慈濟，之後藉著大愛電視臺的轉播，開始接觸上人的法，並期待著如果有機會的話，也能夠貢獻一己之力。之後，在一個偶然的機緣下，我看到了「大愛劇場——臺九線上的愛」，劇中張玉麟院長當年放棄高薪到花蓮和玉里服務的一切讓我心有所感，更再次燃起行醫

的熱情，於是決定如果有空回臺的話，一定要到玉里慈濟醫院看看。

雖然，我曾暫時離開牙科本業，但是在美國的這段期間裡，卻不曾荒廢過相關的技術和知識。為了在牙科領域上持續精進，每當空閒之時，我都會到朋友診所內學習，在觀察的過程中間，除了複習過去醫療技能外，還藉此吸收到美國先進和創新治療模式，加上定期閱讀臺灣寄來的醫療雜誌，讓我雖在異鄉，卻能將過去所學的一切醫療知能，持續的烙印在腦海中，等待重新看診那天的到來。

離開的歲月總是漫長的，看著孩子們的成長，逐漸步入了社會，我想，是該回到生於斯、長於斯的故鄉了。



■ 幽默風趣的蔡瑞峰醫師參加義診時，常常親切的說笑話讓病患放鬆心情，也在互動中更了解病人的需要。攝影 / 陳世淵

二〇〇九年，在表哥林元清醫師及表姊林幸惠師姊的介紹下，利用返臺的短暫空檔，我終於來到我心目中只在大愛劇場中出現的玉里慈濟醫院；而張玉麟院長本人就如同劇中醫般的親切、和善，在短暫的會面後，院長那以院為家的精神和用愛膚慰病患的理念，深深的打動了我，所以我當下就決定，當在美國的事業告一段落後，我將全心在這座偏遠的花東小鎮上，貢獻一己之力。

處理完美國的事業後，我開始積極籌備返臺行醫的計畫，原計畫能夠回臺後馬上看診，然而這才發現，依據臺灣醫療法規規定，若要重新執業的話，必須每年修滿至少三十個牙科相關醫療學分，這個插曲讓我原訂的美好計畫又不得不延期了，但有時因緣就是如此奇妙，正當遇到難題之時，得到近期臺灣將會開設牙科醫療的相關學分課程，於是我毫不猶豫，當下就訂了飛機票從美國飛回臺灣上課。雖然一趟路下來的所費不貲，但一切的付出都會是值得的。

還記得在返臺行醫的三年前，有一位同樣計畫從美國回臺執業的堂哥，曾邀請我在臺南共同經營一家牙科診所，當時的條件相當優渥，每個月有至少四十萬元的薪資外加每年近二個月的休假，但我卻未動心。有人問我是不是想養老才到鄉下，我說不是，因為我並不老，而是在和張院長深談的過程中，相當認同院長的理念，行醫的出發點就是「愛心」，這也是多桑教誨我的庭訓和作風，更是自己的原則和堅持，也是醫療志業的宗旨和上人的理想。

如今，我終於有此機會和榮耀來到玉里慈濟醫院服務，在一切上軌道之後，我期盼天天都能有門診可看，就如同回到過去年輕時為病患看診的歲月一般，能夠和病患們天天見面，盡快解除鄉親們的口腔疾病，是讓我最快樂的事，也期望能藉此因緣，貢獻個人在牙科醫療上微薄經驗，為醫療志業盡個人綿薄之力。(整理 / 陳世淵) (人)



■ 因為母喪時感受到慈濟人的溫暖，蔡瑞峰醫師開始認識慈濟而認同，今年回到臺灣到玉里慈院服務，也把握機會學習製作福慧紅包，希望再把這分善緣傳遞出去。
攝影 / 陳世淵